

2022年语文上海市虹口区高三二模

1. 现代文阅读

阅读下文，完成小题。

(1)明清两代，文人的聚合倾向十分明显，所谓作家往往都是某种共同体名义下的作家，而地域性文学社群丛生是一个尤其突出的文化现象。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地域社群作为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维度之一，而把大量的作家及其创作放到地域社群的语境中去考察，由此形成对明清诗文发展的某种特殊机制的认识。地域社群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团流派，明清两代，以诗文创作为内容的文学社团流派其数甚多，台阁派、茶陵诗派、前七子、后七子、唐宋派、神韵派、性灵派、格调派、肌理派、桐城派等已多为文学史论及。这些社团流派大部分为“泛地性”，领袖人物地位较高，往往通过文学活动创造了主流话语，数量较为有限。综观明清两代诗文创作群体，为数众多的是地域文学社群。

(2)与一般意义上的社团流派相比，地域文学社群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：其成员往往限于一个地区或郡邑，活动多在地方基层；参与者身份不等，但在文学活动中一般以“自然文化人”出现；召集者多为一地之望重者，其中不乏一时文坛领袖；维系社群存在的除文化精神外，更多的是遵守社约进行的社集活动；人际之间往往同仁相得，相互标榜，竞文才风流，少异同纷争。这样的文学社群分布很广，但以南方集聚较密，尤其江南最为集中。除大型社团如南社、鸿笔文社等外，一般规模在数十人到数人不等，结社频度高，衍生性强，名家参与，群从踊跃，形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宏大壮丽的社会基层文学景观。

(3)有两点可以看出明清文人参与社群活动的热情，一是一人参加多个社团，一是。前者以鄞县钱光绣最为典型，钱氏竟参加了六个地方的八个社团。这种情况在社团活动极为活跃的江南地区绝不是个别现象。其他地区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，与明代公安派袁氏兄弟相关的社群就至少有阳春社、南平社、蒲桃社、金粟社等数个。后者如无锡碧山吟社跨越两个朝代、延续数代人的例子并不少见。明末清初的地域性文学社群，往往肇始于晚明而延续至清代顺康，数十年甚至近百年间都有社集活动。其中一部分能够产生“雪球效应”，最终突破地域边际，从郡邑性社群变成多地区的乃至全国性的文学流派。至于像嘉道年间潜园吟社、东轩吟社那样绵延达十年，集会唱和达百次的社群，就更屡屡可见。

(4)地域本身并不能给作家群体带来地位和声誉，无论何类人士都与政治和现实社会有某种联系。明清时代的士人对社会生活的介入程度相当高，往往在公共事件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。汪如洋和管世铭在和珅威权赫奕之时皆不肯相附，甚至公开“倡言欲劾和珅”而朝野惊动。汪氏、管氏，一为秀水人，一为常州人，都属江南地域。可见软水柔山、清赏细玩并没有软化江南士人的心魂，弱化江南士人的骨力。在历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公共事件中，江南一地总有刚毅坚贞人士奋而起之，折肱碎骨，决不辱志。这时候，地域文学社群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，复社、几社、三千剑气社、南社等皆是证明。

(5)在其各自的文学空间中，明清地域文学社群作家则较多展现的是“士”的传名焦虑和诗酒风流。徐珂《清稗类钞·著述类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“查夏重、姜西溟……在辇下为文酒之会，尝谓吾辈将来人各有集，传不传未可知，惟彼此牵缀姓氏于集中，百年以后，一人传而皆传矣。”这里京师盟会的诸位都是康熙朝翰林高才，一时之选，他们尚有传名焦虑，更何况其他一般文士了。

(6)当然，地域作家的结社活动更多的还是通过创造当下的文学氛围，立言以宣示心志，排遣心情；燕豫以展现风流，赢得闲适。前者多表现于易代之际，或某些重要事件中，后者则属于地域文学群体社集活动的普遍现象。其实即使在风雷激荡的鼎革时期，内在的反抗意识也包裹在诗酒风流和闲适潇洒之中。清初影响甚大的惊隐诗社人“乐志林泉，跌荡文酒，角巾野服，啸